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七回 捕會黨雷厲風行 設捐局癡心妄想

卻說署理永順府知府姓傅的，聽了差役一面之詞，自己立功心切，也不管青紅皂白，便一口咬定這幾個秀才，是聚眾會盟，謀為不軌。一面知照營縣，一面寫成稟帖，加緊六百里排遞，連夜稟告省憲。稟帖未批回，已到他們會文的這一日了，頭天夜裡，傅知府未敢合眼，甫及黎明，他便傳齊通班差役，會同營裡、縣裡前去拿人，自己坐了大轎在後指點。正要起身的時候，忽見刑名師爺的二爺，匆忙趕到，口稱：「我們師爺說過，他們就是要去，也決無如此之早，請大人打過九點鐘再去不遲。」傅知府那裡肯聽，立刻督率人馬啟身。走到城隍廟前，尚是靜悄悄的大門未啟。兵役們意欲上前敲門，傅知府傳諭休得大驚小怪，使他們聞風逃走。便叫隨來的兵役，在四面街口牢牢把守，不准容一個人出進。其時天色雖已大亮，街上尚無行人。等了一刻，太陽已出，呀的一聲響處，城隍廟大門已開。走出一個老者，你道這人是誰？乃是廟中一個廟祝。早晨起來開門，並無別的故事。開門之後，看見門外刀槍林立，人馬紛紛，不覺嚇了一跳。兵役們預受知府大人的吩咐，逢人便拿，當時見了此人，不由分說，立刻走上前來，一把辮子拖了就走。一拖拖到知府轎子跟前，撇倒地下。傅知府膽大心細，惟恐他是歹人，身藏兇器，先叫從人將他身上細搜，並無他物，方才放他跪下。傅知府道：「你這人姓甚名誰？今日有人在這廟裡謀反，你可知道？」那廟祝本是一個鄉愚，見此情形，早已嚇昏，索索的抖作一團，那裡還能說出話來？傅知府三問不響，認定他事實情虛，今見敗露，所以嚇到如此地步，大聲喝道：「本府料你這人，決非善類，不用刑法，諒你不招，少停帶回衙門，細細拷問！」言罷，喝令差役將他看守。一面分一半人進廟，搜查其餘，一半仍在廟外，將四面團團圍住。進去的人，約摸有一刻多鐘，搜查完畢，出來復命，只拿得幾個道士，戰兢兢的跪在地下，卻並無一個秀才在內。傅知府見了詫異道：「難道他們預先得了風聲，已經逃走不成？再不是應了師爺的話，我來的太早了。」心下好生疑惑。又問兵役道：「廟裡後花園，可曾仔仔細細查過沒有？」兵役們回說：「統通查到。」有一個說：「連毛廁裡，小的也去看過，並沒有一個人影子。」傅知府想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道士容留匪類，定與這些歹人通氣，這些人一定要在道士身上追尋。」吩咐從人把道士一並鎖起，帶回衙門審問。原來這廟裡香火不旺，容不得多少道士，只有一個道士，兩個徒弟。當時頸脖子裡，一齊加上練條，老道士在地下哭著哀救道：「小道在這廟裡住持，已經有三十多載，小道今年也是七十多歲的人了，一向恪守清規，不敢亂走一步，請大人明鑒。」傅知府也不答應，但命帶下去看管。當時鷹抓燕雀一般，把他師徒三人帶了就走。傅知府想，倘若我今番拿不到人，不要說上司跟前不好交代，就是衙門裡朋友面上也難誇口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把那個出首的衙役開來的名單取了出來一看。卻喜這些人都有住處，把他喜的少了得。立刻請了營、縣二位，回到轎前，一同商議，又添了城守營一位。傅知府便說：「我等四人，各分帶數十兵役，分頭到這十二個人家，連為首的孔黃兩個，一共十四個人家，趁此天色尚早，他們或者未必起身，給他們個疾雷不及掩耳，拿了就走，必不使一名漏網。」眾官聽了，甚以為然，便議定參府東門，首縣南門，城守營北門，傅知府自認西門。因為孔黃兩個都住西門內左近，交代他人不能放心之故。自己多帶了幾個人，一半保護自身，一半捉拿匪類。並留四名兵役看守廟門，遇有形跡可疑的，便拿來交案。眾官分頭去後，傅知府先掩到黃家，一則知他是黃舉人族中，一則因他是案中首犯。到黃家時，太陽已經落地，黃秀才正因是日交文，是自己起的頭，理應先往廟中照料，所以特地起了一個大早。梳洗完罷，正待出門，卻不料多少兵役一湧而進，有個差役認得他的，不管三七廿一，鎖了就走，拉拉扯扯，拖到傅知府轎子跟前，叫他跪，他不跪，他還要強辯。那裡容他說話？早被傅知府吆喝兩聲，衙役們如狼似虎一般，早拿他撇在地下了。當時喝問名字，口稱黃強甫，正與單子相同。傅知府便叫鎖起，與剛才的道士、廟祝，一齊帶在轎子前頭，逕到孔家。原來這孔君明住的地方，只離黃家一箭之遠，出得巷口，只有一個轉彎便到。這位孔秀才，因為吸得幾口鴉片煙，不及黃秀才起得早，此時剛剛才醒，尚未穿得衣服，這些人已進來了。走進上房，見狗便打，見人便拿。這些兵役，卻無一個認得他的，問了老媽，方才知道。立刻上來三人，一個拉辮子，兩個架胳膊，從牀上把他架了出來。只見他赤體露身，只穿得一條褲子，下面還赤著一雙腳。

這些兵役們怕他逃走，所以一齊動手，其實他是個文士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又兼上了煙癮，那裡還有氣力與人爭鬥？當時拖出大門，轎前跪下。傅知府問過名字，亦同單上相符，使點點頭說：「皇天有眼，叫你們一朝敗露！」孔君明急得忙訴道：「不知生員所犯何事？」傅知府冷笑兩聲，也不理他，喝令差役們好生看守。連忙又到別處，一連走了三家，居然拿到兩個。

只有一個姓劉的，因欲早起會文，已經出門，及到廟門，看見兵役把守，此時街已有了行人，三三兩兩，都在那裡交頭接耳的私議，議的是合城官員，不知為了何事，今日來此拿人，道士已被拿去，此時又到別處捉人去了，究不知所為何事？劉秀才聽了，甚是疑心，想前番鬧事的人，早已辦過的了，此番捉的，又是那起？與道士有什麼相干？但是廟裡既不容人進去，我且逕到黃家看看強甫，如何再作道理。一頭走，一頭想，正想之間，只見一群營兵，打著大旗，拿著刀，擎著槍，拿著號，一路蜂湧而來。兵後頭就是本府的大轎，轎子旁邊乃是一群衙役，牽了三個道士，另有四個人，兩個長衫，一個赤膊，一個短打。定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今日會文的三個朋友，那個打赤膊的，便是孔君明，但那個短打的不知是誰？劉秀才不看則已，看了之後，大驚失色，曉得事情不妙，只得掩在一家店舖裡面，看著他們過去，方才出門。幸喜沒有人認得他，未被拿去。他此時也不及打聽，立刻奔回自己家中，幸喜他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又因他年紀尚輕，未曾娶得妻室，獨自一人，住的是自己房子，又因為人少，自己只住得一進廳房，其餘的賃與兩家親戚同住。這天早上，他已出門，傅知府前來拿人，這兩家同住的親戚，卻被他連累，受驚不小。傅知府見人委實不在家中，想必已往廟內，細細的查看了一回，無甚實在憑據，料想如到廟中，尚有把門兵役，不至被他逃走。且因首犯已經拿到，急欲回衙審問，便先帶領著一千人匆匆回去。那知劉秀才因見廟門有人把守，先已不敢進去，後來路上又聽人言，急急縮回自己家中。那同住的兩家親戚，便一長二短，把剛才的事，統通告訴了他。他本已略知一二，聽此情形，卻也吃驚不小。當時兩家親戚，便勸他須速逃往別處，躲避幾時，省得官府又來拿你。如果要走，尤宜從速，保不定那般人少停又要回來。劉秀才聽了此言，一想不錯，也不及多帶行李，但隨身帶了些銀錢，拿了兩件衣服，一個小包，房子交代兩家親戚代為看管，他自己一個，便匆匆出門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傅知府回到衙門，那三處的人也就來了。三處總共拿到七個，逃走兩個，合算起來，總共拿到十一個，逃走三個。

幸得首犯未曾漏網，又拿到同謀道士三名，廟祝一名，一共拿到一十五個。傅知府不勝之喜，回了衙門，原要立時審問，不料省城派了一員委員下來，也是知府班子，前來拜會，說奉省憲公事，須得當面一談。傅知府一看名帖，寫著「愚弟孫名高頓首拜」幾個字，曉得他是現在湖南全省牙釐局提調，也是撫台的紅人，與藩台還沾點親戚，便也不敢怠慢，立刻叫請。孫知府下轎進去，見禮之後，分賓坐下，寒暄過後，提到他：「此番前來，係奉撫藩二憲的公事。因為現在部款支絀，不但本省有些大事，如開學堂、設機器局等等需款其亟，還有大部奏明按年認派的賠款。湖南一省，本是最苦的省分，藩庫裡一時那能籌措得及？所以上頭意思，一定要辦一個城門捐，一個橋樑捐，這個本是兄弟上的條陳，是無論府城縣城，有一個城門，便設立一個捐局，凡出進進，在這城門走過的人，只要他身邊所帶之貨，價值一百，抽他十文。能照兄弟的辦法，湖南一省，也有好幾十座城池，這個城門倘若是熱鬧地方，出進進，一天怕不有上萬的人，這個捐款也就大有可觀了。至於橋樑捐，是一道橋設一個捐局，捐款照城門捐一樣。不知貴府府城，以及城鄉遠近，共有多少橋樑，須得責成地保詳細查考，不得被他們隱匿。至於城門，只要一問便知，是用不著查考的。」傅知府忙問這捐局幾時開辦。孫知府道：「兄弟此來，不能有多少時候耽擱，多則兩天，少則一天，把事情弄得停當就要動身。此番出來巡查各府，已有二十多天，省城本局裡事情很多，偶然偷空出來，實屬不輕容易。」傅知府道：「這又何必勞動大駕，親自出來，受此一場辛苦？請上頭派了委員下來，照老哥所定章程，定期開辦，豈不省事？」孫知府道：「這事既是兄弟上的條陳，兄弟是首創之人，將來還想上頭的保舉，焉得自己不各處察看一番？回省辦事，便有把握。」傅知府道：「照此看來，馬

上就要開辦的了。」孫知府道：「自然早則中秋，晚則九月初一，一定要開辦的。」傅知府道：「要用多少人？」孫知府道：「兄弟條陳上原說明白的，每府每縣，上頭各派委員一人為總辦，府城更加委本府為會辦，縣城更加委本縣為會辦，總辦、會辦統通不支薪水，收下來的捐錢，准其二八扣用。設如貴府一年能捐二十萬，本局便可扣用四萬，以二萬作局用開支，那二萬就做老哥及委員的薪水。老哥，你想兄弟上了這個條陳，那些候補班子裡的人，個個稱頌兄弟不置。卻是不錯，一府一個，一縣一個，馬上就添出幾十個差使，他們為何不樂呢？所以他們巴望此事成功，比兄弟還急十倍。」傅知府道：「不要說候補諸君感頌閣下，就是兄弟輩實缺署事人員，於本缺之外，又兼得怎們一個好差使，飲水思源，何非出於老兄所賜？」孫知府道：「不但此也。兄弟條陳上還說明的，請上頭每年匯奏一次，無論何處捐到三萬，總辦、會辦俱得一個尋常勞績保舉，有六萬便得一個異常。設如老哥能捐二十萬，不妨先報銷十八萬，可得三個異常，那二萬則留在下一年，再報銷上去。為何如此辦法？因為兄弟條陳上說明白的，不到三萬不算，譬如做買賣抹掉零頭的一樣，所以犯不著報銷上去。兄弟同老哥是知己，所以知無不言，倘若別人，這裡頭的竅妙，非化費見，拜在兄弟門下，兄弟決不肯同他講的。」傅知府道：「倘有三個異常，這個怎麼保法呢？」孫知府道：「即以老兄而論，一保自然過班，再加一個二品頂戴，或者添一枝花翎，再保一個送部引見，合上去也差不多了。」

傅知府道：「光送部引見，算不得異常。」孫知府正色道：「引見之後，立刻記名，記名之後，立刻放缺。老哥你想想看，設如一個試用知府，馬上放一個實缺道台，這裡頭等級相去多少？」傅知府聽了，心想這事又有財發，又有官升，正是天下第一得意之事。想起剛才雖然拿到幾個會黨，審問明白，辦過之後，雖說一定有個保舉，然而未必有如此之優，而且沒有財發，何如這個名利兼收，一舉兩得？如此一想，他一心一意只在辦捐上頭，便把懲治會黨的念頭，立刻淡了一半。便對孫知府說道：「老哥此來，只有一兩天耽擱，兄弟須陪著老哥，把此事商議停妥，並到各門踏勘一遍。把設局的地方踏勘明白，將來回省也有個交代。此處只候委員一到，便可開辦。老兄放心，兄弟沒有不盡心的，況且還是自己的考程所在。」孫知府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傅知府便叫門上傳諭出去，把拿到的十五個人，除道士、廟祝發縣收押外，其餘十一名秀才，全發捕廳看管，等我事完再行審訊。門上答應著出去。孫知府便說：「老哥真是能者多勞，所以如此公忙得很。」傅知府歎一口氣道：「也不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，盡我的職分罷了。況且兄弟素性好做事情，等到出了事情，要學他人袖手旁觀，那是萬萬沒有這種好耐心。」孫知府道：「現在的人，都把知府看得是個閒曹，像老兄如此肯替國家辦事，真算難得的了。兄弟脾氣就同老兄一樣，每天總要想點事情出來做做才好。」傅知府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當下二人話到投機，傅知府便一直的陪著他，兩人還要拜把子換帖。當時開飯出來吃過，兩人又一同出去，到各城門踏勘一周，回來天色已晚。

傅知府又備了全席，請他吃飯，又請了營縣前來作陪。過了兩天，孫知府辭行回省，傅知府送過之後，先把他所擬的告示，貼了出去。

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設卡橫征，商賈慘逢暴吏；投書干預，教士硬作保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